台學統

台學統卷五十二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八

知府王南郭先生㽉 子坊 從孫鈴 鈴子洽

兩浙名賢錄王㽉字存敬黃巖人以進士知溧水三年浙最入為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出守興化或為㽉難㽉曰第視之既至則曰是故秉禮之鄉視溧易與則盡出古意為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祀典必嚴科貢必厚郡節孝必舉必旌飲射宗儀禮登降拜跪畫日無惰容俗婚喪過侈俠子事賭博家為落乃設牌正副

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諭弗變伺舉以懲五伯攝人
狐假爲虐乃立限批明書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執就
理後期有笞民得無擾賦稅更徭吏胥多舞智弼身自
處分使受成案無所與事苞苴杜絕養濟院居河上流
先是欲遷輒格不行弼擇厲壇之右立屋園井厠視舊
特軒敞悉故屋焚之平其地立射圃端午競渡長訟耗
費禁者乏要領迄未能息弼使自手實盡市以修橋梁
私匿者逮及社人無縱弊源頓塞公牘叢委笑語指揮
每旦日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宿弊清
汰而利所宜興無復後遺獄訟衰止盜賊屛息治理書
天下最莆百餘年之守宜未有先者故弼安於莆而莆

若不可一日無弼者德者感罪者愧無怨去而思來而喜病而禱而卜沒而祠而碑請衣冠而葬風謠盈耳哭者聲必哀盡焉實宏治戊午十一年十月也弼形短無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迥脫凡累隱然古君子自期天下視爲國器仕餘能自力爲詩清硬崛奇歸然獨露風骨在刑部時人稱小翰林云

浙江通志王弼字存敬黃巖人成化乙未進士知溧水縣溧有湖田久棄弼督修舊陂得艮疇數千畝入爲刑部郎中有保定人訟戚畹王氏私籍民田奉命往覈卽上議歸其田出守興化信號令節夫役表孝義講行鄉射禮以八條約教民民翕然化之漳寇起藩鎮議徵丁

壯於莆且脅以軍機弼曰莆乃寇所自入丁壯去郡誰
與守且郡失則萬民死軍機失死止一身耳竟沮其議
無何疾卒民爲留衣冠葬之
黃巖縣志王弼字存敬號南郭南門人秬之子成化乙
未聯捷成進士知溧水縣溧巨猾席勢武斷於鄉弼募
獲論死人皆快之有湖田久棄弼督修舊陂得良疇數
千畝民獲利甚溥入爲刑部郎中有保定人訟戚畹王
氏私籍民田奉命往覈即上議歸其田出守興化信號
令節夫役表孝義講行鄉射禮以八條約教民民翕然
化之漳寇起藩鎮議徵丁壯於莆且脅以軍機弼曰莆
乃寇所自入丁壯去郡誰與守且郡失則萬民死軍機

失死止一身耳竟沮其議已而將兵者以民先驅渭水
爲赤莆之民皆謂公生之也比入覲還迎者歡呼塞道
無何疾作民日設壇籲天以爲請縉紳士大夫躬湯藥
及卒哭聲徧窮谷留衣冠葬之弼平生喜吟咏意興所
至輒成篇什林見素稱其奇崛清勁得山谷老氣著有
南郭集從祀鄉賢祠子坊字崇賢號寧山少警敏有文
名宏治甲子鄉魁乙丑聯捷成進士授新淦知縣民以
災傷逋賦部使督責甚嚴坊移文爲民調停逆瑾索例
金不予得罪謫江浦教諭尋落職瑾誅起廢知霍山俗
號難治至則禮耆德緩追逋省馬役興學校百廢具舉
民甚宜之陞南京都察院經歷民建祠肖像祀之轉尚

寶司丞以疾請告卒於家天性孝友執喪循禮處昆弟五人白首無違言與人謙和恭謹不爲富貴態所著有寧山集從祀鄉賢祠及霍山名宦祠

按秬字永成阜之子成化閒例入太學授和州判官專理馬政約己裕民俸祿外一毫不緇以親老乞致仕待宗族恩義周洽從祀鄉賢祠弟玭字永澤號病隱父阜年九十餘侍奉甚謹時從子弼官刑部郎玭寄詩云若得來看百歲祖不妨遲作十年官弼郎請假歸省嘗語諸子曰吾見泥風水說者朝更暮改父南子北死而有知心其安乎吾死第昭穆敘葬使吾同氣相依猶生之日可矣故壕頭王氏墓皆族葬自

玭始也著有病隱小稾以子熿貴贈右都御史從祀鄉賢祠又王阜字宗民贈右都御史天性湻朴敦家以禮創置祭田每時祭朔望謁已則集子姓訓戒之自耕讀外不令務他業年九十卒並見黃巖縣志

莆陽太守王公墓表 莆田周瑛撰 黃巖志金石 碑在縣東南壕頭王氏族葬處

於戲此莆陽太守王公之墓耶公卒於莆陽莆人既留衣冠而葬之矣此其伯兄烜與其家子培歸其櫬葬於其鄉者也莆陽周瑛乃考其爵里行業而序之曰公諱弼字存敬謝遷榜進士台之黃巖人其先居錢塘系出唐少卿從德梁代唐少卿洒棄官自浙入台居黃巖之寧川爲寧川王氏十六傳至鉉徙縣之南門又別爲南

門王氏鉉公高祖也全祿公曾祖也公祖諱臯字宗民
號南耕處士父名秬字汞成由太學生爲和州判官以
父母高年勇於求退封刑部主事母劉氏封太安人立
川王氏族最大及徙南門又大同居近六百指南耕君
能教以禮創祠堂立祭田每朔望必率子婦參謁退則
立之堂下中以訓誡語歲時伏臘祭獻如儀和州君繼
之尤能以嚴謹儉約自持凡男女冠婚皆參酌朱氏禮
以行喪不用浮屠葬必以族凡子弟皆責以正業不得
爲吏胥僧道自淪於鄙賤於戲其源流可謂遠家教可
謂肅矣公爲人稟剛大之氣操純正之心濟之以該博
之學鄉長老謂公王氏佳子弟他日有所樹立當卓卓

不磨初爲溧水知縣凡事皆豫計於心令本末次第可
按據計定而行之譬如炊待熟耕待穫無不獲者縣有
湖湖中有平壤公曰此可圩圩而田之可得數萬畝溧
水人聞之駭公乃召民計事令有力者出力有財者出
財許他日計工授田視常直得少減民利得田又以公
主之宜無不成者迺皆持畚鍤以來京邑諸富家聞之
亦來圩卒成民大享其利入爲刑部主事以練達直諒
聞有保定人私籍民田地獻國戚王氏以爲衣食之原
王氏按籍受田民與爭事聞下刑部理刑部令公往按
狀公按所籍田民田也所籍地民地也私計曰王氏椒
房之戚民迺國家之本昔馮驩爲孟嘗君取債乃焚券

益民吾其不能爲馮驩乎乃上議乞以所籍田歸之民
廷議謂公重國本卒從公議宏治庚戌莆郡守闕員中
人刑部尚書彭公韶論人於吏部曰莆守闕願得如吾
部員外郎王某者可於是公出知莆陽公初政尚嚴明
民畏之既而反諸仁恕民愛之及其後也民惟公約束
是聽益信之矣福州所隸水口驛疲於供億參議程公
建議割吾郡之稅以益賫公曰役遠民貧以貧民就遠
役不數歲逃者過半矣然此不可以口舌爭乃疏利病
請於朝罷之漳寇温文進忽暴起旬月之間聚衆盈萬
遂攻縣邑殺平民藩鎮檄諸衛軍討之且徵丁壯於莆
公曰莆爲郡南接惠安西距永春德化皆寇所自入丁

壯去郡誰與守檄至按毋發當道督之且脅以軍機公曰郡失萬民死軍機失一身死吾知所以處死矣迺止既而軍與賊鬬以民先驅川溺水爲赤吾郡之民以公得保首領嘗爲條約以教民曰勸善戒惡崇禮䘏患禁奢警惰察姦釋忿蓋欲導民以歸於化理也又勘里中婦能守節者皆制版牓署以美名從以禮幣戸獎而人勞之蓋欲使人知守夫綱常也吁規模宏遠矣公以丁巳春書滿去郡戊午秋還郡比入境迎者塞途入城懽呼之聲騰於里巷十月往省城參謁得病歸竟以是月二十有四日卒於府第公病民自城市逵於鄉村皆詣壇場籲於帝以請公壽縉紳大夫旦夜護視進湯藥及

卒郡僚佐應侯輩偕縉紳大夫相與經理後事各盡心而民哭奠之者無虛日焉於戲是果天降之罰不欲使公終惠莆之人邪抑公修短有數雖莆人愛願公莫之移邪公父母無恙兄弟四人子七人曰增曰坊皆有聲場屋他日必有成公志者公身後事可無恨矣瑛嘗讀兩漢書見夫所謂循吏者大概在於先德讓而後刑罰今視公之治莆不其然乎他日史官錄循吏於百僚庶尹中其誰舍公哉其誰舍公哉

福建通志王弼字存敬黃巖人宏治三年知興化府時漳寇焚劫鄰封巡海副使馬聖檄調興化衛丁壯討之弼詣語曰衛多羸卒可守城攖壍而已如檄去萬一賊

鼓行而南是以城予敵也守知有城耳[illegible]踶其語賊亦

尋平

附南門王氏世系略

王昇（元初歸海教諭）— 士傳 — 世鉉（始遷南門）— 全祿 — 阜（五子）— 柜（和州判，四子）— 烜 — 堂 — 鈴（僉憲）— 洽（進官）

弼（興化守，七子）— 坊（尚寶司丞）

玭（四子）— 嬪（右都御史）— 宏（知府，四子）

浙江通志王鈴字子才嘉靖丁未進士授宜興知縣邑鉅賦繁鈴至汰宄費闢荒穢緩征科民咸德之以峭直忤當道調知將樂至則揭五事以自矢行之一如其言急教化建鄉校修龜山書院皆有關治體之大者丁外艱服闋補成安歷陞山東按察僉事引疾歸子洽字近

之領鄉薦授池州司理訊刑聽訟多所昭雪任池數載凡費用悉資於家云

黃巖縣志王鈴字子才號九難柜之孫按柜曾孫之嘉靖丁未進士授宜興知縣宜興邑巨賦煩腴田多淹沒民苦賠販鈴乃汰冗費振疲癃闢荒穢緩徵科尋以附直忤當道調知將樂至則揭五事以自矢行之一如其言尤孳孳教化如建鄉校修龜山書院皆有關於治體之大者丁外艱服闋補成安節用愛民興學造士一如治將樂三爲縣令囊橐蕭然取家錢以自給將樂成安民皆肖像生祠之薦陞南京工部主事僚長重其清介舉督蘆洲稅羨金數千悉歸公帑秋毫不以自緇歷郎中陞

山東按察僉事引疾歸徜徉山水以詩文自娛子洽字
近之一字愼所領隆慶丁卯鄉薦授池州司理池爲留
都右輔得關察旁郡洽性清肅訊刑聽訟則詞氣和平
多所昭雪賢聲特著巡按使者密帖以鄰郡委注賢否
洽不承命乃曰名利非敢邀也恐干出位之愆遂引疾
告歸臺省勉留之不可歸時宦囊如洗郡守捐金贈之
行云

江南通志王坊字崇賢浙江人初任新淦以忤劉瑾謫
廢瑾敗起知霍山編定賦役品格胥吏不得爲奸本霍山縣志

遺書

南郭集十卷焦竑經籍志作八卷

台州外書南郭詩本韶秀繼厭惦俗務爲奇崛清拗處往往類山谷葢其詩之變境文體則始終明暢未嘗矜異

王南郭詩集五卷

天一閣書目莆田林俊序略云成化閒刑部屬爾小谿林王南郭存敬自起進士宰溧陽由郎署出守莆詩才吏治並稱卓絕公族人僉憲朔器梓其粹以衍方石菴爲題其略予讀已書語其子進士坊按王從鼎字朔器成化丁酉舉人授濟南同知擢山西按察僉事改四川僉事著有秋海集

明詩綜錢受之云存敬早有詩名爲郎時與楊君謙結

社才思豪逸後師山谷故多拗句造思甚苦與初詩骨格稍不同

台郡識小台考錄其詩至三十餘首如古意云莫作河中水願爲水上舟舟行有返棹水去無回流蜘蛛結網疏春蠶成密織密織不上身網疏常得食可謂戛戛獨造

寧山集六卷

浙江通志王坊撰

洗心閣稾三台詩錄洗作醒

黃巖縣志王鈐撰

遺詩散見列朝詩集三台文獻台考三台詩錄諸書共三四十首今錄十三首

古樂府二首

妾心如明月君心若流水流水清涓涓忽然波浪起人見月盈虧月光常不死

妾心如秋露君心若春芳春芳豈不好頃刻委道旁露性本柔溼天寒結成霜

二馬圖爲陳明之題

壯哉陳明之有此兩玉驄一驄色作葡萄錦一驄雪尾雲爲鬃咄哉明之此非畫兩胡碧眼睛相射手中絲繩三尺挃人馬意態俱閒暇燕郊二月沙草春淡風疏日開煙塵雨龍浴罷桃花水迴視入極生精神十年侍朝未央殿西北貢馬尋常見駑駘豈有仗下材空勞萬乘

臨軒看有如此圖誠不多舉足萬里無山河試令放馳九折坂定與飛鵲爭先過神物不受人鞿役冥冥天意應相屬明朝卷軸送還君莫使春雷驚我屋

永豐謠

永豐圩永寧鄉一畝官田八百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償新債舊租未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田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可種官田

戲窗前小桃

小桃甚小能芬芳乃在主人廳柱旁忽然見此婉清揚使我廢書典衣裳去年柔弱風中狂樊姬癡小未解妝綠羅衫映紅錦襠一笑伴我春風涼一春寂寞臥桁楊花氣撲簾聞畫香木瓢竹格小匡牀主人乃是江左王小桃小桃弗爾傷坐看明年廳柱長三台詩錄以女子比小桃題中故著戲字南郭官刑部郎幸時無事故有臥桁楊語

草堂對月分韻

明月轉西壁歌筵漸徙東一尊貧對客百事懶如翁雁嗷霜華外蟲吟露草中今年秋更好才得此歡同

出城

今晨不爲閒遊出不爲閒遊興亦嘉帶雨青山十餘里傍雲茅屋兩三家斷流已作方塘水舊雨猶殘半樹花欲借蘆根安釣石不知誰管碧溪沙

次韻黃汝修感懷 按黃脩字汝修號方麓孔昭子成化辛丑進士

秋夜簾前螢火飛莎雞在戶鳴相依忽驚白露下庭樹又恐清霜生旅衣西北塵暗豺虎鬬東南水多鵝鴈肥與君傍海結茅屋無錢卽買雙魚磯

古詞二首 又古意二首已見台郡識小

妾淚如長江不灑陌上塵留取雙轍迹得認君車輪君行轍不返妾淚長在眼試將眼淚痕與轍較深淺

項進士便面

天光低碧暮寒浮峰色紆青晚入樓長憶清秋遊上竺
歸來明月滿湖頭

舸上謠

連艘飛過石頭城獵獵黃旗發鼓聲中使面前傳令急
江南十月進香橙連一作千非

見素小畫次西潭韻

素公作詩故奇特石鼓聱牙字難讀素公作畫如作詩
削石插天松壓屋

王亭山遺文

隱君牟西崖墓表碑陰牟璠字克衍號西崖蔡瘦石餘慶表其墓　黃巖縣金石

士君子樹功業於天下者莫大乎有其位垂典則於家

者莫大乎有其資否則雖有其志亦闕塞阻抑不得施用故具是資者匪徒自奉豐裕之爲美亦貴乎得信音伸厥志也所謂典則其大者有三焉尊祖奉先以崇孝周貧䘏匱以廣惠尙賢務學以敦禮盡此三者而君子之道備矣其唯西崖翁乎翁居擅西厓之勝據沃野廣谷之饒藉累世深仁之澤旣以貲雄而能散之以信厥志凡先祖祠墓必脩飭完美事母必備極滫瀡甘毳之養且推及舅氏興如存之感所以崇孝也鄉族之貧乏者必衣食之病者醫藥之死者葬埋之所以廣惠也尤尙文學恆以讀書修行爲教故子姓多賢女子適人必擇賢而婿之故多得人爲門閥光所以敦禮也於乎世之

有其資者不少每視爲己私分厚於自奉其於先業之興墜後嗣之賢否鄉族之盈窘略至經意至於締姻惟計豐約曾不知擇賢以彰知人之哲其於翁何如也是用勒諸碑陰以告後人賜進士第承德郎尙寶司司丞姻生寧山王坊書嘉靖二十年辛丑

都憲王南渠先生爌

明史列傳王爌字存約（按元作綱誤）黃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正德初屢遷刑科都給事中武定侯郭勛鎭兩廣行事乖謬詔自陳勛强辨爌等駁之都察院覆奏不錄爌言爌並劾都御史彭澤帝責澤置勛不問御史林有年直言下獄浙江僉事韓邦奇忤中官被逮

爌皆救之帝幸大同久不反爌力請回鑾又與工科石天柱救彭澤忤王瓊中旨謫兩人於外爌得惠州推官世宗立召復都給事中旋擢太僕少卿改太常嘉靖三年遷應天府尹歲大祲奏免其賦居四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以母老歸養家居十年起故官尋擢南京右都御史守備中官進表牽以兩御史監禮爌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奉賀入朝謁內閣夏言言倨甚大臣多闒坐爌獨引坐正之言不悅爌遂謝病歸爌與御史潘壯不相能壯坐大獄詔爌提問爌力白壯罪至忤旨人以此稱爌長者卒贈工部尚書

棻謹按先生前劾彭澤後救彭澤與潘壯不相能而

力白壯罪菑中無適莫惟義所在史謂人稱長者猶

皮傅之見也始以母老歸繼以病歸中官役御史則

止之大臣多隅坐則正之此其風節之峻夫豈長厚

者所能及哉

江寧府志王爌字存約黃巖人嘉靖初爲應天府尹應

天賦徭繁重富人多投內監神帛堂以避而積累貧者

爌奏革織匠銅竹匠守庫薪夫等八百餘人裁齊庶人

之供億節中使之浮飾籍記縣司丁錢使諸司不得恣

取冗費爲之一清有京兆遺愛錄傳於金陵明史有傳

江南通志王爌字存約黃巖人嘉靖初應天尹時賦徭

繁重富人多投內監神帛堂以避而積累貧者爌奏革

織匠銅竹匠守庫薪夫等八百餘人裁齊庶人供億他如議罷京邑種馬發內帑絲織神帛內府局監不當索用紅站船隻輕荒稅蘇流亡等疏數十上皆切時病暇更拔諸生異等者課之有京兆遺愛錄傳世

廣東通志王爌字存約黄巖人登宏治進士初爲給事以直諫謫惠州推官惟一僕自隨理淹繫哀無辜囹圄肅清且好訓士賙其貧而秀者未幾遷秩去官終都御史

兩浙名賢錄王爌字存約台之黄巖人宏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工科給事中正德中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横侵淩縉紳

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熾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句攝之文必亟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概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正德十二年）當大辟駕幸北闈當事者謀取遙旨快私臆熾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熾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復刑科給事中歷遷應天府尹革繁役裁供億節浮斂籍丁錢充費爲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戍蘇流亡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之一時困者起流移者歸而熾之頌聲遂滿輦下陞南京刑部侍

嘉業堂刊

郎毋憂服闋補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購初生嬰兒剉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死識民稱快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火賓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卒多隅坐⿰火賓獨據正席且贅惟一幣言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火賓仕餘三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沈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決大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傳之金陵

南渠先生王公八十壽序

臨海金賁亨汝白撰

夫人有所大欲而不能必致者莫如壽皓首龐眉暇食康居盍簪百數十人一人焉夫壽矣陟崇階執要樞紆青拖紫盍簪千數百人一人焉壽且貴矣德懋以光蜚聲海宇進則重於朝退則崇於鄉此其人能得一於千百乎哉吾觀於吾台若大中丞南渠先生王公者殆其人歟公昔居諫垣直道貶官促裝趨嶺表無難色余時竊目擊而心壯之已乃再起至京兆尹疏革陷都三弊政去民大患大不利於權貴而莫之撓仳若盩緝具切民隱中士心今觀於去思石與生祠記有不竦焉生敬者乎執是以往何堅不摧何僵不蘇少司寇之參邦典議八辟大中丞之臨制百司糾繩不法可無問而知也

公忠孝大節不媿古人望雲之思凡三上疏初請終養
弗許則請以應朝便道一歸時太夫人九旬初度矣轉
刑曹輒請休致天子重其去無拂其情乃從初請孝思
旣至寵命再臨不得已而應歷部院未幾竟復屣脫浮
澄江陟羽山超然無與於世余復記曩者公嘗集郡城
溯流而還時與趙大參宏道追送於江滸公舍文鷁登
野艇悉屏徒御二僕鼓枻而去行道者莫知其為尊貴
人云余兩人每私語輒服公高致公亦眷眷余兩人者
昔上蔡謝子嘗謂習忘以養生公在位忘身在家忘官
在事忘機在善忘名所謂不習無不利者遐齡之藪繁
祉之淵將不在茲乎嘉靖辛亥春仲越望之五日賓惟

八十誕辰乃以歲稪入饑不樂交賀客避居山舍履盈而謙悶物而忘己爲德之厚何如哉震器經憲君彖賢以起聲績允揚將受專城之寄其歸省匪朝伊夕若公疇昔之於太夫人者至德天監至樂天與夫豈偶然者哉賁亨擬拜公庭阨未能則私謀於心將戒墨卿以往適經憲君之壻葛氏應宮者來需余言遂不暇以蹇陋辭敬述所見聞聊代南飛之歌云爾

贈工部尚書南渠王公神道碑 臨海金賁亨撰 一所集不載

我國家累葉熙明追孝皇又以湛恩濊德毓成太和維時奮庸之士率多闊達瑰瑋不事琱琢懷忠孝大節進足以正國裕民退足以維風範俗稽古先民獨於宏治

閒彬彬盛矣其在吾台則南渠先生王公云公領宏治戊午鄉薦登壬戌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終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享年八十有三卒訃聞今上念公耆舊有大勳贈工部尚書遣官諭祭營葬四方聞者莫不嗟悼以爲國喪元老鄉邃典刑厥嗣郡守君旣襄大事於冠山爰徵言以表墓道余方以老病謝觚翰乃郡守君涙蔌蔌下曰先公以道義稱莫逆九泉不昧必欲得先生言願勿辭憶余自髫年得侍公覩公如景星崧（崧當作嶽）仰止者踰五十年矣卽老不能文也敢固以辭公諱爌字存約南渠別號也其先有爲唐少卿諱從德者由錢塘徙黃巖之寧川其自寧川再徙邑之南門則曾祖諱全

祿者滁少卿十六傳矣祖南畊公諱皐考病隱公諱玭咸以公貴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公病隱李子也母夫人蔣氏公自幼穎異不羣弱冠入邑校有聲旣成進士以病隱公病告侍養三載選太常博士遇圜丘大享將事嚴恪不隨衆宿食郊殿俄衆獲罪公獨免擢工科給事中累遷刑科都給事中時武廟頗事遊豫奄侍當作寺得幸故老日疎公目擊時事奮不顧身首陳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爲備邊急務繼劾江彬神周賓入禁庭交通近侍梁儲朱瀚陞完身爲大臣不能匡救詞極忠懇御史林有年以諫取佛僉事韓邦奇御史王相董相張仕隆許完沈光大咸以觸忤權貴逮繫詔獄又

中官鎭守者多挾勢淩暴縉紳稍不當意輒謀駕帖以
快私憤公於有年邦奇等先後力爲救解至言佛之不
足信非特有年言之乃宋臣歐陽修唐儒韓愈之言也
有年責本當言而言又非廳說今遽以法從事臣慮人
孰不以言爲諱又謂邦奇以介直聞於時一旦被禍觀
望者指以藉口骨鯁之風微脂韋之習熾非國家之福
也其論駕帖曰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司駕帖非尋常勾
攝之文必重急事情不得已而後遣也今相等所犯非
有大罪乃捕之如此其棘況御史朝廷耳目之官陛下
假以巡察之權今特以一言一事不問虛實輕重輒加
以不可常用之法臣恐其無所恃賴將縮首避忌隨時

俯仰爲全身計豈朝廷委任責成之意哉既而有年相
等咸得從輕調外丁丑冬大辟時權奸用事者乘雋北
幸謀奉逢旨以快私臆公言生殺重典三覆奏可遂廢
乎特疏停囚謀不得逞公在科前後章凡數十上辭義
峻直至與中官爲仇時所最忌者公自度不能容遂乞
骸骨眾方虞禍不可測既而得調惠州推官舉朝咸幸
至惠屬守奏績公署事孜孜究恤民隱往權鐵羨餘署
篆者卒賍爲囊物公悉印識庫貯之守還訝爲立異不
懌公笑而謝之署博羅聲尤籍籍歲餘量移廣信同知
嘉靖改元兩都臺諫會薦復刑科都給事中累遷應天
府尹公感激殊遇知無不爲自正德以來奄尹用事宗

親御府橫張畿內民困於供億至鬻產破家不可問公
悉條其事以請如論齊庶人額外多索論太監高隆等
奏討神帛堂例外夫役秦文等奏討內庫借撥人夫王
廣等奏添篩簸匠動至數百名咸獲裁革又奏免已赦
復征稅糧五萬餘石奏豁部總坊長若干名奏免鋪戶
赴內府給藏令以原易錢銀給之奏發內庫積絲供神
帛以省民需奏罷京邑種馬令折價以足國用奏革園
陵各色匠戶濫名優免奏除龍江驛遞站船常川占用
內守備歲進御物每索夫值數百金府率斂諸民公不
聽但帖令部吏計物應夫具數登籍內臣深銜之至京
假以稽遲御物具奏有旨著回話公據籍上之不報自

是遂免折夫之費他如興學禮士贍老䘏孤捐公帑以
濟荒覈田產以均賦籍記諸司丁錢俾無濫取協濟浦
江供應使無偏累節饋遺省繁費去貪暴所得專爲者
又不可勝記焉一時畿內民如去烈焰就清涼迨公侍
養歸相與祠于聚寶山下掘地得古鐙一瓶二人以爲
得天賜供器歲久而俎豆益虔東橋顧公璘撰祠記謂
公疏請數十事能去吾民三大病曰冗役曰濫費曰亂
賦至其忤中旨撓權近犯衆怒冒浮議皆人所諱爲者
非公誠心立政先國家而後其身其孰能累舉十數百
無倦哉是足以知公也已先是公入覲畢以太夫人年
九十欲乞歸爲壽衆謂潛行便公不可疏上特許歸省

一時榮之爲南刑部侍郎適御史潘壯以言事忤旨革職下法司潘嘗以文移體式與公執奏託人以解公笑曰向所爭公事也吾何心哉惟量罰還職奏入上怒所擬太輕認罪罰俸一不以累該司而李主事乃得以執法受顯擢公念蔣夫人年益高乞終養不許復累疏哀懇特荷俞旨時太夫人不食五日矣聞公歸大喜疾如脫衆謂孝感所致侍養三載壽至九十五終服闋起授原職有土豪王冠者畜家僮數百所爲不法陰豢一老僧購始育嬰兒爲延年劑以其賄結諸貴人雖事覺獄莫竟公署事按法論死十餘人輿情大快以六載考績北上渡江舟覆飄流百餘里適潮漲追者始及復遇樵

艇得斧鑿舟首出公與長孫逢聖左右以公憊甚遂請就行次日舟人溺者多我去諸人必死矣已而數十人成出無恙無何擢南臺右都御史內守備進表每須二御史賛禮事起正德間公曰御史豈爲內侍贊禮設耶竟不與禮部尙書霍公韜負才不輕下物初與公辯禮不合公歷援故典以折之久之乃心服及以宮僚召合纂需文以贈霍意在公及得文多致規勸遂相悅爲知已蓋公以誠待物故人不覺心醉公雖躋顯仕而一芥必謹奉表北上行李蕭然見首相夏公言惟贄一幣諸公卿皆折節下之公獨與抗禮及乞休疏上夏猶以物望留公比得請飄然南歸士大夫相與詠歌其事以比漢

二疏云其後臺諫交章薦公首德當大用刑部尚書顧公璘又特薦終不起公通籍數十年孤介自持不肯私有結納睟丹沈利鈍泊如也山居日徜徉水竹間不問家務以配葛夫人善綜內政得遂其高嘗與余往拜先人墓既別去獨棹一舟悉屏輿從觀者歎其簡脫爲不可及云接物和易無甚可否至辨義利決是非則毅然莫能少奪遇兵燹家無餘燼亦不爲意居鄉尊祖睦族家政犁然而恩意尤洽雖投老往往不忘當世鬪時事輒喜戚動心所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此碑後半文多刓缺今節存之

遺書

南渠奏議見浙江通志蓋即存稾中之二卷也

南渠存稾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無存字凡詩九卷文五卷疏二卷韓邦奇序

冠山詩稾 太平棐郎中夏佩論其詩初視若沖淡中厥咀嚼益見雋永疊韻往復則愈出愈奇人皆困劇公獨有餘

南渠存稾序 朝邑韓邦奇汝節撰

南渠大中丞黃巖王公號也稾錄公所著也存稾錄其存者也錄其存亡者多矣奚其亡公遭天蕩之變盡沈之江也公子南臺經歷君得之家笥訪之朋舊索之公署及故吏有潛錄之者詩九卷文五卷疏二卷蓋十之四五耳然已富矣昔歲公舟覆於江流數十里幾至金山舟尙不坼公扶樓而立水沒胸時同溺者書生公曰吾生平無逆理事今若此命也書生姑慰解之曰尙未

可知公曰已如此知知爲江耶海耶何謂未可知舟子溺者抱鼓楹浮於江漁舟救之舟子言公溺乃集數舟追公適潮逆湧覆舟上流衆環視援策無所出乃載薪舟下衆曰採薪者必有斧斤呼薪舟至共鑿舟底出公及書生公曰水深吾兒幼必死矣衆人鑿兒艙舁出之衆請公登岸公曰尙有隸數人豈可吾父子獨生而遽往乃命鑿隸艙舁出之嗚呼長江天蕩之險大風舟覆漂流數十里鑿舟而出無一溺死者異矣哉聞之傳記古之人有蒙大難而不死者必天地鬼神有以相之天地鬼神夫豈有私於人哉必其人有大德行足以感天地動鬼神而後獲其應然必使之遭此者葢將顯君子之

善申佑命之公以爲下士勸也嘗稽公之履察公之交清操峻節忠言惠政行己立朝足以式士類而範官常是變也當死生大故之時乃能從容就命不忘拯同難之細人卽此亦可以徵其所養可謂盛德君子矣豈可謂適而遭幸而脫哉若斯稾之風調則李陸諸公評之已詳而顧斯稾者亦能自得焉故獨取公坎窞而亨貞者詳著存稾之內且以昭德感乎天云

遺文

贈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南海霍公被召序 三台文獻

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南海霍公以宮端自南京禮部尙書召時侍郞涇野呂公慶賀入覲郞中某等舉故事屬

子爲之序蓋聞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求異乎人亦不能獨異乎人惟世不皆君子也始愕然異之耳何則狃於故而不可卒變者俗也惻世憫俗必欲救其弊而歸於正者君子之心也亦君子之責也夫以久安難變之俗一旦欲起而救之奪其所安强其所逆雖賢者不能無難色況於衆人乎故流涕抗疏如賈誼而以爲狂敢諫守節如汲黯而以爲戇不動聲色計安社稷如謝安而以爲矯習使之然也由君子觀之則數子果狂乎戇乎矯乎是故以言乎俗君子異乎衆人以言乎道衆人異乎君子孰是孰非當有能辨之者矣公少負奇氣旣登仕籍慨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遇事風生不避怨謗

人用是往往以立異訾公以予觀公之所爲皆君子常道也姑以其大者言之今上入繼大統禮官主漢議謂上不得考獻皇公時爲春官屬力辨其非惡於當道乃引疾去已而申公議者隨至上特從之殆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乎禮成召公於家拜翰林學士辭不獲尋命爲禮部尚書不敢受同進者强之不聽辭益力上知其不可奪乃已公感遭遇每有所見輒形奏疏屹然必欲以勳烈自見而於文藝固不數數然也秩滿進吏部侍郎益厲公廉朝無私交門無私謁臧否黜陟公議於堂雖長僚不得專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想望其風采比轉南部尤以正

風俗爲先務毀淫祠黜僞僧辨教坊良賤禁喪家靡費禁婦女出遊禁士庶僭踰禁有司買物多取積襲之弊爲之一變殆董仲舒所謂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當更化而不更化雖賢者不能善治者乎此皆公持已之廉爲國之忠莅官之恪非分外事也公之心上獨知之故官僚論薦始不及公而特召公者皆上意也昔賈誼云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公者非正人乎他日太子正而天下定非公任而誰任耶或曰皇太子幼未就學上將以輔弼煩公乃若所謂休休有容者不知何如耳曰噫子以休休有容爲兼愛爲之同漫無可否乎吾

嘗聞其說矣無親疎無貴賤無恩讎無異同公焉而已不察細過不念舊惡不逆將來不追既往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恕焉而已若夫不擇賢否不辨是非一切務爲包含以悅其心乃惴惴焉懼人議已求以自全者之所爲也曾謂君子爲之乎雖然吾聞爲治貴識體有羣臣之體有大臣之體有有司之體有輔弼之體公識此久矣倘可以其生平之諤諤爲他日疑哉敢拜書以質公

請戒遊幸疏

臣等嘗聞自古國家莫不以勤勵而興以荒淫而廢罔游于逸大舜成有虞之治遊畋無度太康啟有夏之亂

前鑒具存不可忽也往者陛下南海子之幸臣等固知萬萬不可然時値郊祀之便道里不遠況宣諭廷臣卽日而返竊以爲此特取便偶一往耳後當不復然也未幾又有功德寺之幸雖不諭廷臣知之然隨行不過數騎潛往潛回臣等又以爲聖心秉彝之良猶畏人知倘人知之決不爲也不意今日又有昌平及各馬房等處之幸且導以鼓吹擁以騎卒揚威而行經旬不返夫不惟一爲之而屢爲之不惟潛爲之而公爲之向猶十數里而今百餘里向猶一二日而今十餘日向猶諭及廷臣而今不復畏矣日甚一日何所止極臣等嘗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以天地宗社生靈所仰賴之身而

輕出不常如此萬一草澤之間蕭牆之內不測之變乘機而起何以處之且儲位久虛人無繫屬其可憂固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況乎委萬機而不理遠羣臣而不朝屈萬乘之尊而雜處於戎伍之中舍九重之安而驅馳於郊野之外不惟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實有以啟四夷輕視之心其所損又不少矣此皆自古帝王及祖宗以來絕無之事也陛下何忍爲之乎臣等於此雖屢言之而未蒙俞允葢由螻蟻之誠不足取信芻蕘之言無可采錄既不能輕生死而力爭又不能決去就以謝罪虛費廩祿久妨言路上負國恩罪當萬死　下缺

遺詩錄六首

雜詩

孤鐙炯殘夜幽懷託春酒酒酣忽成夢夢我平生友抱琵就我坐殷勤執我手遺我長相思招我無何有涼風醒我夢白雲度窗牖

郡齋自詠按爲應天府尹時作 詩見金陵詩徵卅八

我本山澤性微祿羈一身戇言輒見忤屢挫氣益振感激思圖報安得避批鱗幾輔不易治蒿目皆病民賸膏競求媚何以廁朝紳披衣中夜起仰首向北辰

度梅嶺

萬里南來路風霜裂旅衣到關花已盡上道雪初飛避瘴常遲起瞻雲欲與歸卻憐捐棄地猶絆一官微

奉和顧郡守華玉漫吟見寄

荒𦼮如野寺屋色上苔衣樹暗天疑小花深路欲迷晨聲催宿鳥江影送晴暉誰謂風塵客居然住翠微

乞休得請

一笑辭朱紱孤帆趁碧流青山知去晚黃菊恰逢秋優老承新寵離羣感舊遊自憐身萬里猶抱杞天憂

再過鳳羽

鳳羽山前正曉鐘微寒悄悄動晴空高峰滯雪不知夏老樹無枝亦自風過雨溪橋初漲綠歸途花事又飄紅出門雨眼思親淚誰信遐荒氣候同

贈詩

和王都諫存約買山韻 楊一清字應寧謚文襄安寧州人有石淙稾

聞君鶯俸買青山山在層崖疊嶂閒世外水雲身是主春來花鳥意相關短筇路繞千年石小隱歌隨九折灣除卻清風與明月一時高駕許誰攀

王南渠自言得善睡藥短句嘲之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有恭肅公集

道人懷大藥睡興入秋濃箇箇隍中鹿株株腹上松漫沽千日酒莫打五更鐘今夜長江月居然有臥龍

送王存約赴惠州 陸深字子淵謚文裕上海人有儼山集

遠別當長歌歌短調轉苦鄙生寡諧合屈指那可數夫君重意氣交誼薄太古豈惟到爾汝未暇辨賓主同懷奉聖明何心慕纓組契闊萬里途恨無衝風羽咨脊仰

雲天明星燦三五

送王存約都諫改官之任　陳琛字思獻晉江人有紫峰集

蕭蕭殘雨北風涼冉冉浮雲澹日光白髮愁邊爭出早青山夢裏欲歸忙何人痛哭心徒切此去江湖憂轉長卻怪春明門外別眉間還見有眞黃

送刑侍王南渠終養還鄉　劉龍字舜卿謚文安襄垣人有紫巖集

一棹寒江疾似飛聖恩新許侍慈闈官高愛日情偏篤家遠瞻雲志不違誥捧紫泥毛義檄袍裁宮錦老萊衣絕裾有客何爲者自古人間此樂稀　以絕

贈王司寇乞養歸台南四首　王舊尹應天　上元顧璘華玉撰　息園存稾

千巖萬壑乞閒身風節分明見古人愛下更無包孝肅

戀親誰似范純仁天顏咫尺傳優詔海角逍遙理釣綸
明發都城新雪霽甘棠何限總含春
抗疏曾聞動武皇一麾迢遞過沅湘青冥直氣干星斗
白首孤懷映廟廊韓愈歸朝公望重王陽辭阪聖恩長
行藏歷歷俱無忝拭目台南皎日光
脫身霄漢賦閒居暫息鵬風九萬餘母氏在堂思戲綵
人生當路幾懸車燒丹試鑿皇華井閉戶應修禹穴書
料得晨昏調食味長將竹筍膾江魚
天台石梁天下奇龍湫雁宕碧逶迤平生蠟屐今方用
向老奚囊每自隨海浸樓臺雲五色洞藏花竹露千枝
知公此去能高臥只恐商王起夢思

布政戴雙江先生德孺

明史伍文定傳戴德孺臨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工部員外郎監蕪湖稅有清名再遷臨江知府宸濠反遣使收府印德孺斬之與家人誓曰吾死守孤城脫有急若輩沈池中吾不負國也即日戒嚴旋與守仁共滅宸濠以憂去世宗以德孺敭軍最整獨增三秩爲雲南右布政使舟次徐州覆水死後贈光祿寺卿予一子官

台州府志戴德孺字子良號雙江登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時劉瑾怙寵羅織搢紳嘗欲以私憾籍都御史强滿德孺不從爲力辯其冤以此忤瑾謝病歸瑾敗起補工部榷關蕪湖以清節著出知臨江府時宸

王宸濠反徵已著德孺至即修城繕兵爲備甚得民和俄而濠反遣逆黨來收郡符郡中訩訩不知計所出德孺斬之以徇誓死守會贛撫陽明王公將赴閩取道豐城德孺力請駐臨江以圖興復王公以臨江近省南趨吉安集衆德孺據臨江以障逆鋒前後三上書制府幷移吉安守伍文定策其必敗王公引五郡兵至樟樹鎮直攻省城臨江兵從永和門梯緪而入號令嚴明獨不掠王府及民間一物宸濠從安慶回救迎戰敗之于東湖又敗之于八字腦濠退保樵舍相距三日風逆戰不利俄而風順遂以火攻破賊濠就擒諸將譁然爭功德孺無一言班師返郡篋中惟筆劄衣衾而已王公敘功

疏曰戴德孺首從義師冒險衝鋒擒斬數多功烈尤懋給事中祝續巡按御史唐龍紀功疏曰伍文定戴德孺一時偉功誠爲可嘉若論人品戴德孺以嚴御下秋毫不擾于民以廉律身千金不動其念臨事不妄殺竣事不爭功此其上也事定論功陞秩三級後以父喪歸嘉靖二年服闋補雲南右布政使行至彭城遭風卒以御史朱節言贈光祿寺卿又以少卿黃綰言蔭一子入監祀名勳祠

遺文

與吉安伍太守書 三台文獻

逆賊雖熾其羈縻于麾幕下者不過市井之輩叛亡之

徒舍父母以丐一旦之富貴者耳江南諸郡望風響應
靡有抵牾者武備弛而聞變驟故也鄰封諸侯豈無赴
救之念而當道莫爲之主遂使豺狼愈肆所過地方流
血滿野哭聲震天忠臣義士憤懣扼腕其誰不欲投袂
而起以爲吾君除難爲吾民復仇也哉適得報知濠果
嘯兵南往惟留棋𢶍等守省其根本將蹶矣我軍若次
南昌彼必班師歸援吾計設伏于樵舍以俑之如鷙鳥
搏擊巢卵俱覆破之必矣執事高明其必籌之熟者特
此申達諸非面布不能既也

憲副何瑞山先生贊

浙江通志名臣何贊黃巖人嘉靖壬辰進士授行人擢

監察御史上疏乞賑山西饑民全活甚眾按河東鹺政解池鹵源久瘖公私交病贊至齋沐為文禱於神數日凝液如初巡歷期滿所司循故事以羨鏹進贊斥去歸諸公安南之亂以翊贊征討功賜金帛錫燕例得遷卿佐以忤嚴嵩轉福建按察副使 本舊通志

台州府志何贊字堯卿號瑞山少穎異嘗讀晏平仲范希文傳慨然有感其分祿置田之事乃著論以自勖登嘉靖壬辰進士授行人使閩浙所過官司餽儀一介弗入擢監察御史即上疏劾戶部尚書某 按明史七卿表戶部尚書梁材嘉靖十三年九月任至十七年三月致仕 輸邊失策復乞賑山西飢氓值星變詔求遺逸復舉海內名宿洎同郡所知如干人 按所舉其

八人何塘應大猷唐順之高貴亨金眉緒趙淵蔡宗兗李源也或以遠嫌諷之則毅然曰薦賢爲國也時以河套宜守首陳預處三策以絕亂本章屢上不報而患隨作當路始服其先見按河東鹺政解池鹵源久䨇公私告病至則齋沐爲文率所部禱于神數日凝液如初已而巡歷期滿所司循故事以羨鏹進郎斥歸諸公而罪之御史大夫王公廷相逢之歎曰眞御史哉安南之亂以翊贊征討功賜金帛進俸二級錫燕于梧州金銀珍器盈席獨無所受牒藏郡帑後台人胡士佾攝郡事閱帑藏封識宛然上建大祀殿於南郊選贊董其役祭勞警惰踰年而工告成適資滿九載例得遷鄉佐以嚴相嘗屬薦其所親不從銜之第轉

福建按察副使比至撫循諸郡冒嵐瘴行凡四閱月以疾卒平生天性孝友始領鄉薦値母病晨夕經營躬進湯藥衣不解帶者期月已而進丁內外艱哀毀執禮旣釋服猶足跡不及公庭王令欽劉令贇後先遺以兼金謝弗受比居官所得俸輒分其弟及宗族故舊之貧者田園邸舍視未貴時不少加益提學金公賁亨表其墓曰吾台士論謂瑞山有景行先哲欲爲未竟之志有薦賢忘己無所避忌之公有隨事納約知無不言之忠有臨財揆義終始不渝之介云所著有疏義瑞山稾

萬厤黃巖志論曰錢公輔有言卿大夫廩稍奉養止乎一己而族之人有操壺瓢爲溝中瘠者悲夫居位

者之忍於薄其親也何公仕宦三十年盡以其祿給宗族故舊而敝廬薄田不加益庶幾哉乎仲希文之義乎可謂不負其志矣

福建按察副使前監察御史瑞山何先生墓表　金賁亨一所集

瑞山先生卒之年爲嘉靖甲辰其子良臣自閩扶櫬過靈江余往中津哭之慟明年乙巳卜葬於邑西鷹山之原余時以衰疾不克執紼臨其穴又七年辛亥良臣以狀謁余求一言於墓道之石余不忍以不文辭先生名贇字堯卿瑞山其別號也少穎異嶲司馬君實范希文之爲人書其略於讀書之室以自勵入邑庠績文砥行有聲正德癸酉薦於鄉屢上春官嘉靖壬辰始成進士

授行人奉使閩浙恆餘外一無所介交時動清譽丙申
陞監察御史京師及山陝大饑民多莩疏其狀救下板
部議賑恤所全活莫之勝計星變詔求遺逸剡舉海內
聞人以余二友竹江趙子淵應容庵子大猷爲稱首亦
濫及不德或曰台人也且所與密盍避諸曰昔人有薦
其弟薦其姪所不避者我獨蔽賢乎哉余與竹江雖老
巖壑而容庵復起以宣勞樹烈陟要樞爲時軒輊云戊
戌督理河東鹺政解池滷源久啇公帑及販商俱病先
生至即齋沐率所部責己禱神數日滷源凝溢如初裴
晉公後居聞喜貧不能自振訪諸生中得數人令有司
學官育而教之復置腴地三十畝給其家虜酋吉囊俺

荅黠悍特甚據河套為中國憂疏請豫處曰除大患曰久撫職曰興屯田懇乞靈明獨斷以絕亂本章屢上未行而虜患作矣瓜代戲司有以美鏹雜美醪進者隨察而斥去之罪其人大中丞浚川王公聞之歎曰真御史也庚子巡按廣西適大比秉公拔士一時號為得人安南逆庸弗靖大司馬東塘毛公仗鉞征討先生為之參猷督餉迄有成績天子遣官賜金幣進俸二級敘宴於梧金銀寶皿盈席受之者率以為常先生牒發郡藏一無所取後吾邑慶山胡君士恂攝郡事閱藏詰守者曰臺察何公物也胡嘗與余閒語及之先生以本兵非其人乞愼用以回天變以防邊未飭乞選將以保疆圉他

如增科額舉俊良劾庸鄙封事疊進悉中事宜協羣望其雪冤起滯抑梗振窮之澤西人至今懷之上定圜丘方澤之制議建大祀殿於南郊遴臺臣廉督羣役既奉命夙夜惟虔察勞逸警惰狡無傷財工不愆於素甲辰轉福建按察副使至則歷山郡不避瘴毒僅四閱月疾作竟不起先生在臺較資惟深較勞惟著以忤權要不獲卿佐享年甫六十識不識莫不傷之居家庭盡孝而祖鼎條愚接物坦如而甄別不爽愛其弟及其族人未嘗以祿私也田園邸舍未嘗以官益也秉謙履素未嘗以貴盈也吾台士論謂瑞山有隨事納約知無不言之忠有臨財揆義終始不渝之介有薦賢忘己無所避忌

之公有景行先哲欲爲未竟之志何侍御維柏亦云心事如青天白日無所陰翳才識如龍驤虎躍不可羈羈識者以是概其平生云先生之先諱思顏者黃巖始遷祖也諱茂立諱普詢諱謂諱圭者高曾祖禰四世也禰號梅庭有隱德贈監察御史妣陳贈孺人有子象賢挺然諸生間者卽艮臣也有孫衍澤曰世臺曰世諫也黃巖之何徙自大梁大梁之何徙自淮南淮南之先曰唐太學生蕃也

遺書

瑞山疏議見浙江通志今佚

瑞山稾見千頃堂書目今佚

遺文見三台文獻

應明詔辟逸才以裨聖化疏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者以天下才治天下事而已所以能得天下才治天下事者求之不遺幽隱用之各當賢能而已夫堯舜至聖之君必曰明明揚側陋野無遺賢曰明明者舉在位布列之賢無不甄也曰揚側陋者舉山林遺逸之賢無不錄也惟上不遺於顯達下不遺於幽微所以夔龍元凱並升於朝朱虎熊羆悉登於用大賢任天下之要而君心不勞庶賢條天下之繁而政績咸熙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有自來矣陛下德配堯舜治嘉唐虞龍飛虎變文教四敷

天下之士爭自濯磨以承休德胡省任職之賢固不乏
少而巖谷藏脩之士亦甚眾多特患舉之不公羅之不
盡不能無遺賢之歎而有孤聖明思治求賢之意耳孔
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言至公而甚大
也臣愚敢舉所知以備聖明之採擇焉如致仕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何瑭宿德重望偉然一代之表儀邃學
絕才卓爲士林之山斗堅貞可以厲世平實可以感人
致仕江西參政應大猷孝友出於天性廉潔不假强爲
正大之學足以庇民而澤物雋傑之才足以輔世而經
邦原任翰林院編修唐順之文魁天下而志愈見其謙
沖學博古今而行不虧於幽獨誠哉翰苑之清才終爲

國家之大器致仕江西副使高貢亨操守如精金美玉而鄉邦信其德才器如大川深澤而海內知其賢革職吏部考功司郎中余肩緒操履端方義利極分明之辨涵養深粹得失無怨尤之心起復四川參政趙淵名節砥礪志趣眞同乎古人議論宏深事業可施於今世原任四川提學僉事蔡宗兗恬淡有得於學問剛方不群於流俗去爵祿如脫屣處窮困若終身原任戶部員外郎李源理課鈔而厲志冰霜乞終身而注意文學清介已表於鄉閭淵源可備乎顧問之入臣者年力未衰志意方競退則愛身脩己進則憂國奉公置之清廟明堂則為圭璋瑚璉列之方岳邊鎮則為屏翰干城皆神化

之造士聖代之逸才所謂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維君子命媚于庶人者也使其生於暗世亂朝而投閒不用則亦已矣今幸際明時逢聖主而竟抱空志於巖穴豈不重可惜哉臣待罪言官思切圖報固不敢蔽大賢以妨聖明之治亦豈敢私匪人以冒欺罔之誅實得之眞知采之公論薦賢爲國以罄犬馬萬一之忱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所舉不謬亟將何瑭等量才擢用以裨化工如臣所不知而出撫按科道官薦舉者仍敕該部通行從公覈實必其才德俱優瑕玷不聞及才雖不足德則有餘者方許疏名上請起用如才優而德劣文高而行卑及有歷官中外浮沈

貪婪交私上下員緣起用者勿得一概甄錄以溷名器如是則賢才用而仕路清舉錯公而百官勸正大光明之業雍熙太和之治可垂拱而成矣放勳重華何患不如堯舜哉臣不勝戰慄仰望之至

送同年張士敏節推嘉興序

貞教忘刑古也以刑肅天下勢也惟刑審克與勢偕邀吏事也廸德回風置刑弗服君子也慨自朴蒙空僴畫象而民不犯奚事於刑逮德下衰訟興而刑昉刑非聖人意也勢也厥後刑家徇勢而不究本往往以習明倘斷務矜爲良吏一爲覿德之說則相與詆嗤以爲迂闊難行悲夫茲仲尼所以有聽訟猶人必使無訟之歎乎

東皋張子以進士典推嘉興郡問余所以事刑余曰刑凶器也夫民可使覿德弗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今之善刑者不過曰明摘隱伏斷不留獄矜以哀庶戮不辜而已三者吏事也雖中人之資皆可勉强而能孰若章志貞教還民不爭弁所謂明斷矜弗用之爲愈乎昔舜語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皋陶復舜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夫無刑好生上信也協中不犯下順也上信下順古也今之民卽古之民豈盡淪滅乃心弗可教導乎惟所覿之異致故也余願張子修舜皋之道以理嘉郡之民導以仁不使相賊臨以正不使相詐涖以廉不使相效訓以讓不

使相能如是則民不爭而無訟無訟則刑措而不施是張子處今世行古道良吏云乎哉夫一郡之心通於天下者也天下司刑者之心通於張子者也張子化行一郡天下之欲爲張子者皆將取法張子以化若郡民是張子之道行於天下而天下可不事刑矣豈曰小補之哉張子行端而靜言恭而信博學而守儒多才而巽志可與復古者也余故不以良吏期張子而進張子以聖人之道張子虛受人者吾言必有合乎哉是爲序

棻按此篇陳義太高然旣爲儒者自當以聖人爲法且卽此可以見瑞山先生之志矣

遺詩見三台文獻

送王道修尹會稽

射策登金籙承流出海濤文章天下計政事古人心禹穴煙花淨香鑪樹影深仙風何處望飛舃到詞林

麓亭

絕壁低空翠孤亭入境幽晴窗霞彩絢碧瓦露花浮猿鶴時爲侶琴書數散愁知君兼吏隱去住兩悠悠

與辛僉憲遊臨流亭

萬斛驚瀾天上來坐臨江檻幾徘徊浮光自與紅塵隔幽意都隨白鳥回樓閣倒翻斜日影魚鱗亂點淺沙苔縱觀不盡濠梁興便欲尋盟起釣臺

再扈鸞至山陵

春山兩度翠華來氛祲全消瑞景開龍抱珠光蟠壽嶺
雲連海氣入平臺飛花滿路迎仙仗高樹流陰覆御杯
扈從曾無一字獻甘泉眞媿子雲才